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真西山全集

卷四十一
四三二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 詔以
 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府司按謚法博聞多
 見曰文正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 詔從之其
 孤屋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
 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已正 君端朝之本末實
 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
 溯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

言足以蔽之蓋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砥他從游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答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

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惟正之一言足以概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哉屋曰古者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弗詞廼即陳公之狀剝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燭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於諱亟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系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饒州錄事叅軍於郡政禔

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
 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
 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連城令邑君
 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
 例所嘗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樽節他費尤多繇是得
 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
 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翕然知鄉改宣教即知
 福州閩縣事清靖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
 耗思有寓公素餐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
 其安民得安茶帥守諸臺縣章論薦秩滿至都時

朝多君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
 陞擢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
 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
 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指
 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難服除主管都大坑
 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學宮練軍實蠶戶舟船
 有禁為亟除之且罷兩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
 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
 從和議可無虞乎願益恐懼修省以強國本開言路

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是偽學侂冑誅自強逐逐以公提舉廣東鄞縣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緩急監司積弊久逋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所負十五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自為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于朝廷則朝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矣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願陛下主以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

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
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
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明時所不
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
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
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
官之非^其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略
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
上煩 霄旰除吏部郎中時 詔中外各陳錢幣利
害時 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 聞既其條五

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為終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
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
削為外廷倡外廷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
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
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
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為收椿之用行之三年必
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
於楮幣流通之時常出內帑金銀收之為今日計亦
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
朝廷以楮幣日輕為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

持論獨如此識者以為不可易轉對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 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鄉臣兩對 清光 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蒙收召復望 清光而淵嘿無言猶昔 陛下臨朝不與群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耶臣願開張 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 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 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 詔大臣體蕩蕩平平

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弊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旬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廵按靡倦歲荐惟才是予至所舉效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 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登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賂俾緩其事公立黥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枕嚴水災 朝廷獨閣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 恩卹公力言之且乞量蠲

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
白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
已為先毋顛意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
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
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
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
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
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 藝祖皇帝于干戈甫
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先
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

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
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
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謙已指道為
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
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
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 明詔慶元以來名以
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
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藝
今但攷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
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

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 請頒下兩
學為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
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
議施行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
太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
公在廣東嘗寓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王再相
日語呂即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再來蓋事有未
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先以書
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
賢今文公往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

先志言於 上取其所著大學中庸論孟之說以備
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
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餽於曾監
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充
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有陂澤水
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而安集者少誠
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濬溝洫以
儲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患給田器貸種糧為室廬
使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內政宇文泰府兵遺
法也又條李泌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

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
進對言 陛下臨朝淵嘿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
咨度群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
款接以求多聞問辯以求當理今 經筵所見無異
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 聖性自得默而識之
然臣願益廣 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群臣多所
訪問講讀之臣多得 聖語間因內宿賜以面對此
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 朝廷用人多
以才選公言韋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蓋才
與德也魯史克所謂八才即韋陶所謂德者後世雖

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
才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
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
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
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
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 詔大
臣獎忠謹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宗社幸甚時
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

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
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間姦雄
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沿邊
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
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登其不足仗者易之帥
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
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儆諸帥各舉將才帥守
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輝中之法
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
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

安蓋沿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
接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問
其父老自言長於劫寨虜兵畏之因思彼財二三百
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之援乎
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虜
事以敵曰契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虜擊兵為喜
修獨憂其為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
有事則將帥自出變驕心為憤志化惰卒為精兵則
二虜交兵乃虜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
方始拿兵不解強者為雄隣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

未定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突而南而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公以文弊為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虜酋以弑殞韓師乘之燕城被圍久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

築邊城竟卒和素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審驪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爭立或以款塞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集索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可

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虜方多
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
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雖經略區區僅全
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自立今地無吳蜀當虜
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重亾之虜
固不可彼方據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
壯邊勢且責帥守預為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虛
言恐喝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饑遺民歸附日衆邊臣
處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偽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迎
擊殪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之曰淮北之民皆吾

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諭曰朕痛念
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至此
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
烏乎仁哉則彼之饑荒流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
同仁也願詔邊臣以祖逖羊祜陸遜為法使仁聲仁
聞播於華夷民心既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
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乘女真衰微各
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你
啓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幣帛
設若先以慢書因而求釁激我金幣何以待之况河

朔創殘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湖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于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恐啓兵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尚敢為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况我已嘗遣使而彼

不愛又嘗遣使而彼不答是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略以為今虜首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橫韃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勉強之說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輒此策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

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中內蔽采石外接淮堧若巔建一司惟此地為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民兵可一置營寨立倉儲徙松江者

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曾鞏政論言 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耻責以廉耻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先武吏任將帥以釀賞得人為先 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為法四月

早有 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
論未嘗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
蝕冬雷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
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通臣之請降 詔求言臣
不知 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抑用人言
以應故事乎若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不可欺也不
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
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于義理而止臣願 陛下與
一六臣至公無我 躬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

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悲解
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禮記年不順成天子素
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學不雨君不舉謂宜下
詔罷今年端慶節錫宴示 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
絕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起之權工部尚書兼太
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既與官僚即凶免祭酒
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
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
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復
闡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

庭無不知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聖人修德不
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廷燕私之間舉動不
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
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
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
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慾
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
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辟側媚求中其慾
一屈於慾則私意橫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

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
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
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醇酢廢事經緯萬方
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
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
心持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
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
絕唯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
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

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
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
身易以慾害身之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
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
物矣人能於嗜欲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
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慾必出於法陽而損
之在人正是得損之道也至講詩三百又進說曰
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修齊之效也召
南夫人之德諸侯修齊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
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修故夫人

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
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
風之刺興至于墻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
於閨門在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
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姒
其衰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
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
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
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

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
遷宮庶不復與講東宮特請于上俾公乃兼講公
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凡二十上而拜不
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
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
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
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
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
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

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
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
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台學四先
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
趨其名以為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辜人也
蓋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歛然無
所喜及以偽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
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
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收儒科或聯
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賙內外屬

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飢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羨命未嘗輕求人知為政以風化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泉使憫遺骸不檢議欲葬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欽衽默坐虚心省愆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察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却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于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

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為薦賢舉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若干卷雲莊外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即明之女奉議知思之妹先公八年卒贈碩人子屋今為奉議即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詹樞袁宜中其婿也孫男一人欽宣義即監福州嶺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曾孫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啓濂洛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莫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祛

書譁夜思

歲充月餘

發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正是繇

母或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

厥臨孔威

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

遂傳儲極

惟一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賦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為涕洟

蠢茲孽首

逃犇如鼠

徂于虛憍

猶索我賂

衆謂可與

公曰不然

願輟金繒

移以實邊

新狄鴟張

羣雄蜂起

擾擾中原

如鼎斯沸

衆謂無虞

公猶深憂

願飭邊臣

固圉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徙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迺副

公沒幾時

羽檄四馳

疇昔之言

亶猶著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

瞻彼桂林

有苑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

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提

舉洞霄宮公頓首上書祈寢

恩命某月某日

詔

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

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又曰慶群小

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

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端返於虜廷嘗欲挽回於其

業謂世雖固所當復而邊事豈

也至今斯言

在 朕聽道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

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

詔感

泣不復敢辭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久顯國三邊守

將日以虜廷多故聞道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

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思

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飢民流徙在

唐鄧穎蔡壽毫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

上命

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

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

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韓交兵疆土者既悉驅以
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
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讎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
因其未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
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
受實患為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
如巨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
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奈兩國和好
何或坐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
為寇而加僂焉吾不能汝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擻其

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虜
必媿服未幾以公為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告
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冑謂慶曆中
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為問當時答之之語雖
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
兵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
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
在我豈容無備公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
有他心大國自謂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頃元
帥行省悉命收還尅日同時彼以俱罷廢絕兩無疑

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冑請誅之以儆未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絕江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豕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逆公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此勿聽間諜之言今各崇信義

子論自息既

燕虜遣其臣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重行仁政未嘗妄僂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為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為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黃榜以約赦之且僂生事之人于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渙然無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間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

之來歸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筭
刷兵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冑意銳甚鄧友龍輩
日從史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廷見其
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
犁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
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虜無可圖之釁
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取之機當重發
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高祖燒絕棧道人謂無復
東意一旦席捲三秦遂開帝秦越懷會稽之耻三欲
出師范蠡以為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擒勁吳

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懣以感
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
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母急
近功輕撓成筭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歿逝電發
掃清河洛退見侂冑亦憊狠言之會虜使來賀正旦
朝見失儀喜事者固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
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叅政錢
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
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謂公請先發制人雖貴神
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

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盃開河
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
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佚待勞此 聖慮所宜深軫
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為憂終欲待
其先發然後應侂冑意不悅幾逐公四川荆淮各置
宣撫使而出兵矣公顧力不能過則 請追貶秦檜
以作士心王師所至犇潰公薦丘公密可付重寄遂
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疆弩扼清
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密間謀遠斥候以防賊之
至運而進金帛慰勞舟師閩廣以護江

面田琳軍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
郭倬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昇虜人宜置詔獄鞫其
罪事多施行一日侂冑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負
恩蒙蔽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
言師旦怙勢招權其門如市曠公負謗天下敢怒而
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殊
事愈可憂侂冑問何以處之公曰非寬宥不足以謝
國人弭謗論侂冑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旦貶且沒
入其家賞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濠等處
守備閱戰艦罷糧夫諭散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

國錄韓世忠揚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
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時邊
兵新劔大敵且奄至上下惶駭莫知所為公晨夕殫
慮所以區畫者有方 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
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和特以不救劉平
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辜浮於德
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犯淮公請發椿積緡
錢有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謀報虜壻挾田俊邁
在宿州公 請遣俊邁子允脩赴宣司為異時通信
張本及薦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君無何虜遣韓

元靚來立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
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將
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立
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冑
而廬和六合皆告捷侂冑遂不復以和為意公憂且
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
帥書命吏錄之示侂冑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
為已任洎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
固難執一惟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干戈早戢南北
再安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冑復中

變政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立公以歸言者復論立致書議和為辱 國語併及公益立之進實公所荐方韓元靚來立以書白侂胄謂和議可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免虜必聽侂胄大怒謂其搖撼 朝廷立之迹既危而公亦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迫衆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辛使圖之居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副使下 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

州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其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蜀民事工大夫不幸註誤者釋其罪其恥從偽命而公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好義賞未敘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 朝廷以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彘者曦與虜通故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用命四郡不患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顛降 德音慰安勞來而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求巖甚力公復引

丘公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苛夷今使受節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專自我出廢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痛切讀者感憤然侂冑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翫曲調護迄不離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思為國家剪除禍本會公丞相史魯公密奉宸断往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訖天討公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秕政疏

滄治原而言者以傳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惜之然帷幄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知者及卒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省之丹稜人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東萊郡夫人考燾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聞

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廷除將
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
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官
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
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
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群臣辯爭甚切
臣獨謂 睿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
亂之也昔 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
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 英
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懽然如初今天降割于我家

聖心未及改為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
以疑疾不及視歛 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
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
之至息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
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此則雖不
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彛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
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
陛下樞前即位素幄御朝寔伐聖父行禮惟厥初觀
聽所屬宜以追慕為先引見群臣及發號施令詞氣
之間皆當寓 國家艱危不得已為 宗廟社稷勉

庸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廷燕處起居膳服之節
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
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為樂此昏明治亂
之所由以分也 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
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
能戒懼而久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宁之嚴
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遽此由意之未誠無正
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已
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宮無莊肆之異自家
二國兩元治之宜便衣重衣無問也此則天

以內訖山守公言 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
無不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稟
聖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
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温恭守道愛 君憂國造
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
甫四旬得望 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 命忽
中發不由中書何 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
之之亟也 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
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 陛下始初清明豈得

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 陛下起潛印履尊極
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
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
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
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
高宗皇帝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
宰臣李綱奏曰此乃 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
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 陛下即位適當洶洶
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

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辨
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
當時神筆具存謂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
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閩
州以早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
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閣等處
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於三路置倉為儉歲備制
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
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
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

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冑曰天
聖明道中玉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
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
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
薄其罪今當眎以為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
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
眎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
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
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
間亡之夫各懷異議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遇害

譬如人家子弟自為爭鬪父母亦隨之寧而家事
之當重者顧弗暇恤豈理也哉此者甄叙人物不問
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群情歡豫宗社
之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
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價昌朝范
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
黑白不分賴神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節扶持
融攝和會兩黨之際帖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
於毀傷破壞而皆為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
先朝朝廷大臣追躋前列皇極之建與天為謀日者

起從臣於久廢。息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
棄。豈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
之桑榆。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眎舊
新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群下私意。左右奸
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
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
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公首白
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為皇子。兼樞密副都承
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
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

畀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
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
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
撫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屈。
死沔州。通判李耆壽。耻汙賊手。舉家自沈于河。宜見
褒錄。東西兩路兵。死亡過半。宜選募軍中子弟。及死
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為重。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
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蹂蓬
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詔遣人持檄諭福等。累數
百言。福等讀之。泣下。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

解甲以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手來會戰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郎臺數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間張威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授之賊遂平賊始授繫自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實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

戮惡少年之為賊鄉道者數年有進士王洋女為賊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于池水賊傷其腦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繕城郭闕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語陛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今臣剽聞虜用事臣侯姓者嘗引王猛符融言告其主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

不絕之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
民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輒視
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塋于冊
稜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先公若干年
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鑄某官女適某官虞香孫寅老
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寓內而穎濱遂踐政
席為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海會山
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
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 國政人謂有光
蘇氏然穎濱之執政也 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

而道滿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弗見容而大
節瞭然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檢夫壬
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跋後疋故其用力也難方
事之殷容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
適謀此彼苟慈明王子師溫太真何人哉公念回幹
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
可勝數其大者則主立公密使顓閩拔錢公象祖復
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旦最其魁桀不
去之則事不可圖故衆撓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
凝水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嗟微陽默道小生意曼曼乎

其難迹不晦而身危幾不容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
首若無所遺拂者是乃深為宗社計也持此濟事而
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穎濱之所以
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攷已後之君子其必
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
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于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
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歘厲迅發雖賁育莫奪也
除姦之日且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
生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
所綜練國有疑議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

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淫佞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
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懷清臺
明妃曲等篇則顯說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
不臧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閑
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
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
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
蓋深有補治道云某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
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况嘗與
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銘識為請

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群

乃否之亨

遯或可為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墮鷲炭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予

寒裳濡足

其得已諸

鄙鳩未夷

允若耽位

蕪湖未討

嶠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夫決

世俗亦知

吁嗟孽臣

以國為戲

黨論未銷

更稔兵議

縹馬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梟有狐

閃朕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圖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敵厥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奚慕

國既病矣

予去何之

及今有為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迺心

庶克有濟

拔其牙角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瓌合

剗如迅霆

震此枯朽

皇綱之整

公翊其成

和議之復

公愨其萌

億萬維生

再安衽席

身雖排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救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銘既
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
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焉曩為
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為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
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君子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
墓師復寔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
也子之欲顯其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

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選于
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
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
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墮民如在剡時歲方饒狼而
卹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
不樂為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所以免其耻者無不
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
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
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
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

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
不得以究其蘊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
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
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
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慶曆
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其述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邊報斬蘄守李公戒將吏
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南陷六關圍
黃州居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橫槎橋破之數

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
决隍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
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烏獸
散虜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音城
下圍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
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卻之有據胡
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
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
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
當者糜碎烟焰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

輒克獲居數日虜攻北門銳甚我師絕而下勸其人
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
不餘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
將士軍民殊死聞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重遁矣不
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薰賊以登辛丑城陷
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
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
士目之一旦憑危堦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陳
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
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

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閩
帥幙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忠立志非堅爾某敬
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廢捐自誓者公毅然正
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
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
曾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
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堂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
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既定如此其視窮執迫不得
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

死思義尤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覲
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
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
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
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
居接物容色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
辨和正則凜焉不可回奪某久從公游覘之熟矣嘗
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
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
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有圍不

得以棟樑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
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
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賊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
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
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
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盖有惜死而逃者
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
而義烈照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
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
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書則軍事判官趙

標知蘄春縣林榮主簿寧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
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
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
時或說寧君出城以遁難寧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
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寧君此
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
道矣公既闔門遁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
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
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
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惠民倉屬某

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歸
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
飢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
身保家為賢門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
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
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
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為袁公之
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
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典誌銘所未及
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

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
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
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
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
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允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
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輿傳微辭突義多先令
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而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
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
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牀門下生來可
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教學者又失其傳聘君獨心
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
之託廩又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
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
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又有先
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
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又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
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
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
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
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
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
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
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
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
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慶

元初偽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
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
義自怡兀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
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
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
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
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來諸
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
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聞

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
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
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掩雖當世
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也其文長於論辨
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
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某
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
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
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潔
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

然若圖績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
引觴命酌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
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幔亭間迄不
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
日之會為十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
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 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
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
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
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
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

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
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耦或以為蔡氏恨
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蒧以後未嘗仕而聖
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蓋比管仲是其所
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慙卿卿慙長位高
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
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
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交黃君自然狀
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
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既歿其孤洪宗為書赴某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經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援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傳公伯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讌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予歆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春春者自

江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某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胄用

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洵懼鄧友龍輩以
從吏傳會据要路異論者輒斥惟幄近臣噤不敢發
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疑其忠迨進
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
所避旣兵敗于外鄧友龍以首事生釁蘇師旦以謀
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移書侂
冑乞敷奏顯正其罪且謂 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
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冑雖勉絀
二人以追謗而意常詫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為
難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述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故書
而山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詭字誠之系出唐卯王禕
由卯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為兵部尚書又
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子六人曰昭
芑元祐間為啓居舍人其季曰瑒則公之曾祖公也
世居濟之鉅野建炎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
為晉江人 國朝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
率由文學選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
高郵孫公亦時儔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
法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顛內外制文

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大詔
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肅公然尚
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見頭角大中公
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慧知奉承大中意日
勤於佔畢年寢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
語及奇字險韻備作文之料具日矻矻不休其為文
下筆輒千言賦詩它入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
文肅公休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
朝廷始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承年雖少已
有能聲諸臺多諉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南

外宗鬻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即趙公不
敵為宗正革去掎歛積蠹宗室女有年長未嫁者悉
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
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二令處公公以親養
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倅
者又多以迫為嫌事非部使者所諉漫不可否公悉
心以佐其長鉅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旣平而它盜
相挺於鄰壤公被帥檄為防備却以無警帥忠定趙
公以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久益厲精邊

郡尤不輕昇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既對首論邊郡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泊多以風濤壞蓋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聞部使者交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允沿江沙淺處增置備光宗嗣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移刺

宰相留公丐罷待命于郊公對雖稱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粳稻之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數又必關白使者待其符下無患不及事公搏用度允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 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厯厯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切以靜治人

用率服漕置司變子屬郡有鬻鹽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椿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萬緡移荆湖北路兵釁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鈞考稽隱計事無乏會攝總餼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當各

緡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者召對

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辭所連有當

欲因中傷之公無所觀望案上復

平在廷尉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

當必白于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

廷當從寬典若有司欲翫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顯命編修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汎然無統難於編閱若徒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黨死比而獲主者以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殺之意前此未有

以為言公曰發之號稱職未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
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攷
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發公請復置之
吏率惡其害已即官有不快意者中言事官遂以
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
西時江西賊李元勵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
兵戍措置寨柵諭集土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
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畧督責
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
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

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聞者公責旁人論解
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
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科冒或責兌券之
家日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分於民以昂其
賈公以民既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即行或
譏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政者
率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
黥謀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推去不速
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人視楮為可用無復
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

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二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
于家始買地臨河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
矚奄對河為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
賦詩奕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昇祠者再嘉定
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
七積階太史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開國伯
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 聞贈宣奉大
夫曾祖瑑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氏贈鎮國夫人
孔氏贈鄆國夫人祖 師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
少師諡文肅妣任氏贈魯國夫人考紉承議郎累贈

太中大夫妣陳氏贈碩人公聚陳氏用曾氏並贈
人子二人長慶宗迪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
福州嶺口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
安縣丞梁旆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
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傅齊進士諸葛琰其壻也孫
男三人龕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
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申奉公柩歸于
南安縣上塘村之源從治命也有文藁七十卷續通
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叢七卷藏于家初公其家
世文儒少勵志欲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

不相下伯父萬如先生。緝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一為榜首。再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劄以它著撰及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趨鄉居，官不為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深刻其小者。若漳之建菴宇給閑田，以便性來黃之創甓屋居成丘，以省科擾袁之寬。

過稅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塚，以壅流尸。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䟽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偽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佞邊郡為非便漕，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欺奉法。楊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

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意
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
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
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不合而去蓋其志
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
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苗劉事孝宗嘉嘆
特令定謚事下奉常奉常采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
敏公謂建寧叱折兒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饒
然豈曰應事既登 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
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久未流布懼歲月逾

遠易於散逸鋟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隧之碑
木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書文肅公
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洪饒之居公買田築室于
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
墓兀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
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紊官府任子
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姝中擇好學而文者亢
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埭
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
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調助之所以奉養

則泊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歛之具前五年卜
吉壤營壽藏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屬疾乙卯
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輩
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
者傷惜之惟李氏自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
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
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必
自畔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融赫奕以之衡俗可也
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名閥
妄自菲薄以濇處其先者為不火矣故某於公重有

感也若某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寶

爰暨末流

以祿相侈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初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醇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正色

元佑大論

建炎忠勲

奕葉相望

郁平靖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烈

食菊紉蘭

效芳濯潔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盜弄戈甲

公獨徙容

過其牙禁

惟恢首釁

惟冀鸞官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櫻之匪難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榮

簪筆持橐

孰知公心

優繇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矚者書

蕩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廛

泰然自足

世教日淪

夷祖跖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立

公斯自卜

銘以昭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
 鹽事司主管官終于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
 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
 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真某曰先君子
 之葬也黨論方譴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遽
 銘自適不敢違或月飈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
 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氓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
 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履後先大夫游且樸學無

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羸粮逆旅凡三月婁
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或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
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
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
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立宗鄉
允延之皆待以上客宗鄉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從
事即掾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
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
以決事庶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
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

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
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曾次所蘊可見矣視其
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玉山徐斯遠南城
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為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
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
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主故人執政柄在
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
世故熟識閭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
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用周天下之材矣謀讀
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

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滋贅也雖然自適之志
塵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
夫祖齊朝奉即知柳州其歿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
考沆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柳
州獲異夢焉旣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
誦若夙昔柳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
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旣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
方雋茂聚于麗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頽然出
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去屬君及大愚云其掾
州守或不相能事積弛宮奉兵食至或經年弗予

君自守此戶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凡廟奉先兵後
官兵先外塞官先下僚而后以次徧及燕饌它費則
以幣餘當之即仰鹽利以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
剔治未幾復其舊先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
第償其逋奉且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
留者一日即卒謀倡亂其徒群詬曰自戶曹來吾輩
妻子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
吏胥毋得取拷問囚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以吏
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止書者以故人得輸其情
雖重辟未嘗施一捶也田主愬其佃不輸租君命兩

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粗若密使人盡取王家文書
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生而均其產以漕檄行視
諸州獨雷守陳亮弼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削秩以免
蓋帥司水軍戍于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顧奉承
之陳至稍紕其禮主兵官怒讒于帥劾之君為雪其
誣且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
君書于朝以誤奏自劾讒者坐削官而令雷州節制
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寢不說陰使人物色
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君一切拒弗內
且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矯及是亡秋毫可指

適廉聲益暴著疑者始大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俸
緡錢幾四百君按灑今讒受九十千而已醜政垢弊
久討尋其故大要命脉在鹽亭戶還其未給本錢而
寬其逋於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
者以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憊不遑息疾甚猶自力
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閤掃地以待終時母夫人王氏
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無有從夫
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而其遺文有曰
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異於聖賢者罪在自
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

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下
顛沛造次而無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
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
廢見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
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其自贊則曲忠信進
德之基孝弟為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損聖賢之
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
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之所以為學與其為
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君娶何氏生子六曰自適
自道自逢自述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逢易名恭登嘉

定辛未第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
五歸曹惟寅趙與起隲沈早夭者二人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洪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坊云
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循循
乎下學上達而稟凜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
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人之學而不辱
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

彌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
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之論說娓娓
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
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
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
山精舍相與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
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
非前日升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
莫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其
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為知道者氣象則又為

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耶蓋前後二
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信道篤進德勇其
能日充月益如是乎予嘗病世之學者誦咏聖賢遺
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
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
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盖用心於內而
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
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此
吾於升伯之沒所以齎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
君名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

其考其自號臨齋予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
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
益赫以闕而皆不耦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
先朝名卿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
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莫嗆諷
山房中家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
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驚
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
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
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此

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
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
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劔嘉興二郡學改通直
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二年四
月丁四日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
昌疚心幙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
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于役
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軌曲幾干言守
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
總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

領趙侯彥櫛語甚切曰毋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
失旱滂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
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客叩勉以進
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
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
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
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覓舉意同僚信
之願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路有知君者連
上剡檟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闔門
數百指悉仰食於君蔬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

周浹遲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事
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僕舉酒觴客惟一古
甕甌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
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
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
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精思力踐
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聞亦從而
究其說久之訖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之道
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
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

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墓弗衰宦遊四方每晨興炷蕪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第四媚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于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閑壺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

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也君在嘉禾寂為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于俞氏之館將屬續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第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歛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祔塋于貴溪龍回考君北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洵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

戴氏記舉于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龔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兮窮通潦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寫予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求賢當是時魁壘竒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為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享國日淺委政廟堂而群賢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者俊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蘇文忠式

亦云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
周之武王與我 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
基業之本是以 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
文閣學士通政大夫致仕楊安侯劉公其 孝宗所
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 屢中 天
子親擢為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
實班列明年再對 便殿議論偉然有契 聖心謂
輔臣曰先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 人主
為知己今 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澤傳孝宗首命輔
而以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

公為石正言不辛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果再用
然曾遺 兩朝出入中外清芬嫵節耆德碩聞嶷然
為當世名臣雖鄙夫噉童亦知有所謂劉左史也嗚
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字德脩其先澗州句
容人鄴為真宰相一子從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
子仲子誨為平泉令今劉氏居簡州皆祖平泉待御
史贈正議大夫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
判漢州諸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村者王父之父諱寔
宣義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夫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于

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廷簿
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邡尉。遂登
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大畧
以為。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
太甚。又言。陛下躬環甲冑。間御裘馬。一旦有警。豈
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
介冑趨馬之事。適以貽笑黠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
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
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
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不勸。陛下輕出

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
久遠誤國。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
奏疏八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璠府教授。
遷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
曰兩朝。聖範。上之。公在。嘗據前代宗室賢否。微
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命兼
皇太子宫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英國公年
十有四矣。公白東宮。以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
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向學。
雖日昃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

知 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
之日從容敷列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鑒興亡
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 國朝儀制官名之屬
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寢長正謹習之時
願因宮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
是時 孝宗臨御久明于群臣邪正所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
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 聖德日益顯融其
間端止用力早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
錄 卷之六十一 恩請從之遷秘書郎諫議大

夫張公大經乞置諫垣且薦公代已 命下而銀
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叅謀議以自
助時同幙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
諸蠻弭耳妥伏其它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
最俄以忠定荐召至則 光宗踐祚矣進對謂 陛
下承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
以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 陛下新服厥命必先知
君人之大軀達天下之大勢深 國家之大慮又謂
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
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左右嚴立師

傳是也願 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大臣是其議遂 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六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 壽皇聖躬行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椿皆有餘積故 陛下初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 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甚 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 陛下仰灑兩宮內廷用度損之又損虜使未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 光宗命公因行視之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

左郎官又燕禮却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失職被絀 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即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 聖斷 光宗曰然久在朕心矣公既就職 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曲故付以言貴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媚疾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 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 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罰僭濫

號令幸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
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
方殺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往監
昭然危殆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
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
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
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
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
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
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鍾鼎

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
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安根本深厚蓋其學
術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
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
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招抹小人
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
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
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未誤玷班列
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
雖間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

艱去國六載已憂而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
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明黨因去明黨乃
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
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已交興 聖意
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
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 明主而別白凡
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
載大學之教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
學之目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

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
切磋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
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
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
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
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
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偽焉著色愧淺
者心服又安敢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
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
安得更有好人以取凡才克塞 朝路 陛下履位

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群口用否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彼旣得志决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間

亦未克實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過甚而快私情往上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訛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氓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童

既下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
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既
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蕭靖而慕奔競不尊名
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
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長老零
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於 朝廷後生
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
不競幸 詔大臣妙搜人物必 朝野所共屬賢愚
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叅錯立朝 國勢自壯臣雖終
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

日之患在於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殘 廟堂
初無長養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
前意先是公以或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
懇懇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為
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乏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曆
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日之積是以
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嘗欲聚忠賢於 朝以壯根
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復不置如此又論前諫議
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倫皆得罪清議為 聖世罪
人 詔賈予祠倫補外已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

治公復言其不可二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
諫官三論奏不從孫璫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
詔旨復命書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 陛下既重於
改命給諫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
人主息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 光宗命大
臣諭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
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乞留
秘書監楊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請不報公
至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虛文誅民瘼講寬卹叙資
二州守暴闇亡善狀公函奏黜而薦游仲鴻李協于

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
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先是翊善黃公裳論王府
僚友因及公翼日光宗諭大臣召劉大臣擬除侍從
光宗又曰待劉來及辭 召命則有尼之者 詔復
予監司矣公安聞 孝宗疾日浸篤而車駕省
謁不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
二事其一宜與群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 上
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謂林陳
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去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 國家阽危



原件短缺

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詔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陛下新服厥令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

而國不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立即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取其有益而毋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毋嫌其直及議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公熹同遂奏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未悔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升附行之又謂自今壽康宮之事陛下宜

一一深留 聖心必須過目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喜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 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納言 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慨然竊嘆 上

新即立豈宜使外戚閣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拔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決矣既見上果力言侂冑已陰為計遂擠彭公于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

胄既擅 朝權群小爭先附和 逐諸賢為姦偽禁固
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 又明年許自便主
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啓
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
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
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伏大義率諸道連衡以
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
凡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
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瀘州是
年十一月侂胄誅尽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

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關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
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于
社即雨蝗亦死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貲潰兵散
卒許自陳除其辜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兵籍
多濫公核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千人擇將佐肄習
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虜謀遷于汴
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愛其強盛而反慮其衰弱萬一
中原赤子相携而來卻之不忍納之無策豪傑崛起
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徙都卑詞求助助之則
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

之必先事而謀則事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
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江陵城
久圯請于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
敵衝則以為被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瀆水
為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請公併忠勇親效兩軍
於神勁合三千人顯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秦買馬
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北曰義勇畿
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以農隙教閱一月
而請緡于朝贍給之公以疆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
外而戎師各條上方畧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帥

為先事備明年復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荆鄂
兩軍各湜五千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
置及令諸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兵費唐登流民
聲言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
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州府因其
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閔雨求言公奏
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女真廼吾不共戴天之讐
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不思所以圖之
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者也青
鄆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

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
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
懷其曩憤今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
使吾臣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
皇后忌辰從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
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金德堂翊
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公權洛翊之作
會老堂招蜀耆英做洛社故事時人欽慕焉改提學
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
宗與寇准議立真宗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

今陛下未有諸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
端亮親師好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
甚悉謂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
軍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
自是為少舒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未立
也公謂當今秀王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莊文惠
憲王則光宗之天倫陛下於其子孫擇長且賢
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重而不決或生
覬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福是冬翊之移守
綿州竑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徃來二子間意

甚樂俄以疾薨于竑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蒲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院檢詳劄之今朝請即竑之今宣議郎七女已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謙汝能其壻也餘蚤天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參軍仲襄當以致仕息入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 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善正色

直辭摧姦擊強不以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鉄面御史矣至覲其容接其辭則温乎惠風之蘇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主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克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譁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翬叩為 上言之蓋將協和

朝廷調一議論培宗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日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績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績之始蹇嘆曰睽離也蹇難也非數也耶聞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

夫相勞苦則荅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胸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蘇文忠懇惻似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凡十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葬之年身在闕廷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其乞建皇嗣尤艱篤深至眦君實景

仁尤有光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
退休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
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賈歸
劉既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雖老而不
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已子也眎族姻黨友戚欣
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粥以食餓者所活不
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簡趨成都公出家助軍餉
移書八將趣其師簡賴以全而駕使輶六任守牧其
為政純用詩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葺社稷以為
常在眉對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禾拾遺

泉先生請謚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以
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抹饑贏建長利弭鉅
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謂未嘗用不
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未嘗用已甚之罰
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
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寡效情溫陵儲君用亦為某
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師荆之日
盜起合榕則捕而侵之而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
某適視草援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
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校善類西州名

其西...卷之四十三
十九
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
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
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
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
酉塋公于清溪之艮山使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生
之志也顧今海內名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
而敢銘公書來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
繫以詩曰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
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偉劉公
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殲言弗既

踐更二朝始終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朝夕皇
忘其飢渴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鸞雖_上單以一網
謂忠曰訕斤正為和狂轍旣顛弗懲柰何鳳閣鸞臺
寔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竊私枋辨姦於早抹禍於微
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卧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
臣心逾赤巍_上宗祏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闕其光
國本未安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
直不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
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楊芬亡窮
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寓士
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遠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
意度爛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嗇於營已
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聞禧太平
譎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
兵端二邊大震擾而根本內蹙識者慮焉有朝夕憂
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拯時病者君青
衫老州縣迺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
薄不得薦所聞于 朝則放古者風人托物之誼為

之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在位者
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 天子躬親聽斷更
大改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矣勸游已
無意于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欒字純之其先幽州人
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
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
寧府甌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叅軍福州懷安丞
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
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
歷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襁負相

屬郡謗官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間曠者分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法竟事民得無轉徙溝壑以死咸君德君蓋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虐日故例認者有鬻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朕窮民以賀虛譽吾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居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其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虜犯

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故事請徙邑大瀉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能遽及吾圍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宣撫使檄君兼幙府有謂君盍沿此自脫者君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虜游騎薄江陵潭師恐亟下屬邑調民為棄城拒守計君謂此祇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飢疫並作死者相枕籍君憊心疲精瘞其齒骸之暴露者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所活總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

期亡賴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
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君矣未嘗幸其知而求進
也其在建事梁文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
知人悵許可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
君以調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
亡一迹非焉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衛
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懽君曰
若主瘠環是無象命卒卻其餽弗報又非知命者不
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賢權門勢涂有一
隙可乘雖乞墦由竇不復顧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

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
釋去柴柵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
月華集及其集若干卷截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
於從祖父隱翁名滌嘗從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
者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
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
以名第進者九人烏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
禮部雖卒不偶而力學工文蔚有光烈士論韜之晚
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
溪光炤映几席其眎世人所謂寵辱欣戚泊如也歸

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
時二月六日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
于劍蒲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煜早卒曰
荀龍以文行著于鄉嘗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迪功
郎趙善還黃橐夏瑩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既以某
年某月某日合葬君于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君
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興敬者也生雖不
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
人巧者紛上問奚以然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
競營上夏畦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

名允矣亡媿我銘其 藏式示未裔

祝剛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櫟為勅令剛定官初
金虜既畔盟 孝宗皇帝銳意北討故相張忠獻公
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訶之上意亦疑侍
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部侍郎不拜出守
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
朝廷宜以自近柰何擯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
具以所聞告于殿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諫陳叔達且
曰二公居 天子耳目地嘿上亡一語如天下清議

何章怒謂公陰黨張三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動停
然公與二公初未嘗一覲面也既廢五年泫然出仕
進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虞
雍公相又擢真勅局人謂公久扼甫伸當深懲前事
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說簽書本院
事朝論蠶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具以所聞告且深
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憮然有悔色語漫傳說
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
安求補外弗許再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
急省親疾于三衢說因机撼公坐褫西官勒停居數

年說果敗奪節度使嵐泝以死 上益知公命重
建昌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
起家為二千石烏虜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用志
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耻佞諛一旦
身履得喪之衝逡巡顧望失其素守者有矣或雖置
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其復用則低回泯嘿自同寒蟬
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
眦追褫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于中而寵辱
遺乎外其能蹈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
則忠而獲枉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况求

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是
霆激電魯未終畧慶雲瑞日已即盎然此 孝宗皇
帝之心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故因論次公事竊有
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廵
封國信安由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
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
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鄉里所稱以孝義勤儉戒
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
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群少長肆力
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上有能聲補

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叅軍有刈
捨見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聞下
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
事請坐其首餘以註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
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亟以公語告上 詔止僂其
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
曰仕止久速命也吾復奚求即城南廣利僧舍脩篁
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繙書其中時晦庵南軒東萊三
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
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為勅局官旋特命改秩人謂

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不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並邊孤壘地犬牙入虜境中興後捐租絮予民賴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踈對先馳書廟堂爭其不可及造闕屢詣東閣門輒引卻改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名曰是父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即遂知吉州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荆門軍辭主管仙都觀知汀州汀俗素慄悍有官黃三者屢殺人不就執至是賫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即然官軍素晚要不足預則易使豪民論國

楊彬者穎自效因受以計畫俄生獲官黃三公聞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本末察帥誣覓官彬承節即公賴以免盜既平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逐貪賊為愛民之本上嘉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公為人

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苟合以故知
公者少媚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貽輒奮晚年付以
蜀節蓋將駸駸用而疾乘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
大學為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玉雪自特
終其身竒家浮屠氏囊褚蕭然唯圖書文物而已娶
趙氏贈安人繼毛氏封人安三子某今為某官慶澤慶
流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壻也孫某
某某年某月葬公于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公名寶
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
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穎

屬予志其墓辭弗獲適為之銘曰

嶷嶷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
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是維其墓清
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
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
知修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
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史書
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

讀書過眼輒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剴然鋒穎捷
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
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繇少汨長
不離訓典中涵而飲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
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
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
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
郎監中嶽廟忠定薨衡陽公泣血痛憤如不欲生終
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沒伯氏性哭之公疾不能偕
獨為詩以餞辭氣激烈弗以顧嘉泰初忠定

秩先友多貽書勉之仕始謁選得僉書復判判官
久早有老兵欲自焚以致兩公白守謂狂恠惑衆不
可從開禧邊警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
虜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差通
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群憚以次絀息書卸典繼
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當徒被龍光
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人
大權服知桂陽軍陛辭請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
之黨賦北來人田以減州郡之蠹會柳寇暴作桂陽
其唇齒地公疾驅至官民有寃許自直不以次第拘

公謂柳桂諸洞雖名徭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
越在位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
授選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洞子弟每
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三十
年諸洞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賤俗多不
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益之命舉子條
約復豐積倉舊儲為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
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
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
湖南羨丁禁立私社以社姦民鳩聚之漸知郡武軍

屬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
果得寃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輒
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則以
訟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訟于朝得減論提幸福建市
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
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買實不給一錢蠟珠
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諸珍恠物太平落官吏手
媚權近飾妻妾眠以為常而賈胡之銜寃茹若撫膺
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赤
立不可為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磔

前弊罷和買鑄重征期年至者再倍一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廢
滿公曰吾不能浚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遣知邵州
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
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法其有不
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
知自重少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
不何問事吏以成績進輒涉筆為書公曰即若是安
用我輩必窮折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
遷吏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臧吏之害以為財

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思亂
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患
遂致莫拯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上暨于百
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
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
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
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
州縣以辜罔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
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
使為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 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書
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而性命
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
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特垂 乙覽
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蠹久公一裁以
法有嘗令鄉邑坐賦濫斥者適詣選公疏其宿負力
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奉補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既之
人而優老延賞與名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
則具白寢其命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繇地遂

親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肝
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

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既
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出振糶之
始至葶踣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隣粟選官屬之材者
涖其事雖憊卧一榻矻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
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
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
月十有七日終於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
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平

居自勵如玉雪不忍秋 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
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歿已孺
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居喪時
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邵
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
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於所至
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
山復翠密舊亭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
尊慕正學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庵五先生
祠在邵陽則別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顧

自以名在屬籍愧上宗國不少忘聞 朝廷有善政
佳事輒懽快弗自勝否亦輦蹙終日尤惡邪詭士言
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遲之不哀自少為
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叅政溫陵曾公
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梁氣所與賡倡若章憲昌甫
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
史髓節齋聞記等歲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
卒贈宜人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迪功即新江州
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姜婦承奉即真志道孫良淳
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葺亭

榭執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山之麓卒
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之一
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節公寔似
乎其先然而庶不至劇峭不至刻間奚以然曰
學之力遺安有堂龐公是師咨爾後人勿替引
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侍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親吏
蘇師旦者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
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
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
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遙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
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駭死獄事劾
公以免方是時侂胄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

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爲力也易至侂冑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爲難公字壽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干郡城曾大考懿通直郎致仕大考榘事高宗爲禮部侍郎終祕閣脩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

調邵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寇沈師蹂州境覆官軍盛勝抵城下公方行俸事佐其長集民兵布旗幟日夜徼警甚嚴賊知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遮擊之禽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科賜第丞相王公准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古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爲浙東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推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

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侍門禍
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侂冑已居中用事假御筆
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
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謹被勸賞顧有獲罪
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爲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
之福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
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
則增學廩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樽節浮費糶
米三千斛立倉爲儉歲備蠲民甫租凡二萬餘緡郡
城故榷酤爲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稅民

便之在郡二年田野闢道路脩城堞壯又捐河渡之
入跨江爲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公橋最聞以祕
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陞郎中兼史職嘉泰
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
節鉞濫予職名躡授名器大褻僥倖益茲貪墨肆行
生民日困而大吏賊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
諛成風雖君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
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
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
脩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

黷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士蠲八縣送州
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重脩延恩館處士族
之洛南者增置義冢給貧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
聚為江湖間患公命繕城浚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
經畧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韶諸州為戰守
備分遣將卒控搃嶮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行
制寶謨閣再任寇浸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
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懇辭嘉
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
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

增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妣碩
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天教其子任
之以官待姍族盡恩意不可撓以私與人交若簡澹
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
篤學不懈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
雅有旨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
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欺冒日衆
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之獄奏裁
多濫而讞報煩壅不若令悉申提刑司詳覆實有疑
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冗不可用當分隸御

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
行其在清湘蠲虛市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
于朝請推之它郡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爲細
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祕至爲近臣皆坐
忤權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辭小司馬
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
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歆觀公之大節者其
攷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靖厚不自表襮故世之深
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
朝奉郎知建昌軍思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

功即臨安府監官縣主簿季暕通仕即皆先公卒仲
昉今通直即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即潭
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即前知
婺州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也

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
報塞而昉以銘墓爲請詎不得辭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仡仡

真若有立

得喪怵之

鮮不蠖屈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銜

展也陳公

沉潜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畀

在廷媿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獎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饗

豈以綸言

而飾隸皂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瑣瑣貂璫

怙寵躡遷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薇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疑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禺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卿孰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韞

有丘崇崇

閱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幹棟我國家勲庸巍如周公旦奠天監精忠俾

其胄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某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嘉獎再三自是名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矣公初仕為保義即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即撫州軍

推官忠定帥蜀群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獄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寔長西府密贊慈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厄宵竊大權群儉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薨海內憤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即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諛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本意則拜跪力辭俄改監行

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
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
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
官賜謚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復如廷臣公論見得
委是誣讒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
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
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
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
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察璉與
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者

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脩國史樓鑰等請
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
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畧無畱難今
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
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
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戎
監明年丞太府三年除祕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
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
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

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二者忠定之所以爲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

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漢汲黯亦罕見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勗弗及或乃遂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愆餘黨窺伺之前皆狼狽爲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糴公之爲守也䟽于朝求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以儲爲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

負茶引錢新舊系積爲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
徒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函爲白之朝乞許以新
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
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
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摹淳
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
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
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爲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
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惻然無所歸忠定之

爲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者得藥與食
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爲它用公至討尋脩復立
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
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
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磽畧等而陽朔脩仁荔蒲
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公請
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
以節用之贏代編屯賦在隆興爲緡錢二萬餘靜
江亦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爲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當退而喟然

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人遊說弗
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然自將不踰階
而揖也後寅緣求見終弗內時其亡而謝之始有旨
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其寂下者在朝垂三載而
請郡以十數嘗曰欲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
以名曹召公語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
唯寘之朝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勾
則改為幾年聞尤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名位若將焉豈以
素履難堅完榮涂多澆汨若彼以取此耶然則士

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者其眡公何如也
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
思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
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
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
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菓實終喪
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內行飭備宗族視
以為槩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務於九江則
新濂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
三人稟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昉立書院公至增葺

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
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
九江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
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
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籬篁
峒者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
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
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
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
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軍虛非所

以室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
以歸邕為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
防者甚至歲久漫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
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
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
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穴根剔治
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土丁役使亡
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滋率簡燕游削問遺未嘗自
顧其私故欽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
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寔

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
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適宜人繼室劉氏樞密
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
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
必願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
某官皆以叙四女長適某官餘以叙某年某月某日必愿
等奉公合葬于雕窰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
與公昔同三館既又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
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系
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度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

然之論有槩乎余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
不驚乎其成陰矣烏乎哀哉廬山李公燔實狀公
行其言可信不誣今刻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
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逝

獨勇於止

其位雖卑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
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

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疆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凡宅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予既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斂鋒鏑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塞于任越若干年迺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此吾所先教而後刑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之所夙擇如此其進

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子是之仲子蓋壻于李氏者也前為父翁求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湜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服闋從江淮宣司辭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石為亂乃易服遁歸君廉知其根穴

一曰盡變之法當得改秩嘗君曰以吾職也何賞爲
則以白于府于臺不願賞刑獄使者王侯泠默嘉之
上其事于朝詔特以丞事即丞泉之惠安會于守郡
引之以自勸明于臺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
予合官民兵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
時劉夫人方奪外臺顧已若數日禽其酋餘鳥驚歎
散君猶督舟師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夭矣子列
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者迎拒君不許
上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爲辨數于朝然無及
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規

馬驚行常正色如鐵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
家人婦子相爾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
日惟退食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吏
以故不得遮賂詰雖負者亦心服無懟辭邑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決旬
以決縣人駭嘆稱神明有重囚繫縣獄根連十餘
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爲黥胥罔利計疏其事臺
府盡釋之皆歡叫騰踊以去賦歛務在寬民非甚稽
考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
君曰吾亡它器巧其能者窒滲漏節浮沉而已姑盡

吾所能以應否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反復艱扣與
寬其期以紓民必得請乃已番俗雜吳楚之舊春夏
疫作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爲文鑄曉
選醫往抵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藥之
貧不能自給者調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其大者如
是至若蠲里正之擾罷科糴之害與凡剔吏蠹蘇民
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爲未足方將剏社倉建義
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善良有教罷癘殘疾者有
歸條畫且定而君病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
事畢矣某事未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

三年某月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
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隳僮牧夫亦戚嗟如出
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
巾信義士其言確詎不誣故予剡而著之然不能盡
紀也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入鬼魅其俗以爲非
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
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濶迂而君用之
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
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

君壯歲遊文公崇先空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
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
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
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
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棗槩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
貢進士即前所謂壻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
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爲斯銘

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
子也嘉定初爲寮于宗正寺見其恬安弗競靜嘿少
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二心竊敬之及使江
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予與提舉常平李公
道傳方豫圖所以爲荒政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
事大抵皆不謀而合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
德意而公講畫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踣以死

蓋公力爲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之力又如拯江東之饑也不幸勤瘁致疾歿于建之漕臺予徃哭之其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爲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未有徙于青之益都者遂爲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公妣率氏魯國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氏楚國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間關南渡靡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官紹熙中爲利州觀察使知閩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師魏公妣

三年某月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徃哭其喪見邑之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雜莠僮牧夫亦戚嗟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認不誣故予劄而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入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濶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四
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
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
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
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
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卓桀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
貢進士即前所謂塔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二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
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占穀而總領所以粳爲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
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者值
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
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
爭者遂息居養院久圯公命徙置城北一新之娶婦
孤兒別爲屋以處括絕產置僦舍歛其租入以給之
寒而薪死而槨皆定條畫爲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
廢開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
官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
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牘來上朝廷下之憲部率

沮抑不行至有數更需者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
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
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奏乞命公江諸軍脩
戰艦肄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
尸宰枋事多諉成胥吏椽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
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擬筆公不
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
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爲政不難惟至公無私
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夫始欲守
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

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
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大畧欲絕內降勵庶耻黜
冒濫損泛恩裁宮掖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
其言確切達大體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枝黨事多
下廷尉治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
遷宗正少卿兼史職初侂胄顛朝權自謂上之立有
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對請
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玉牒紀大政而內禪一節顛歸
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也謹條其繆妄隨事辨正目
曰甲寅玉牒辨誣願下本所命官攷詳釐正從之特

又議函佞胄首以遺虜人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虜何與今衆賢登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我爲無人萬一復有難從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值旱禱而雨差後久弊爲正詭隱明板籍定其所當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居養安濟法以活惇嫠又言恭鹽法至嚴而行之未嘗不濟以寬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忌失國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山諸縣上虞皆大水公親

循行田野見老穉相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嘗平見儲亡幾唯朝廷椿管和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常文俟報可迺先便宜發廩下諸邑以糴又出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糴未幾易糴爲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以賑之其蠲閣減免多不俟請輒行版曹雖鐫詰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玉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自三月至于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近蕭然粟直驟湧公慮荒政之行州縣徒具文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

平司督察之詔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
請無虛月大者如發藏粟禁遏糴弛貧民逋賦報皆
施行如章時朝廷捐錢粟僧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戶爲五等其能自食者
糴之孤獨癯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民出粟必
溫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獎激之甚吝者揭其名通
衢曰不義戶毋得與善良齒番陽人蔡允成家非甚
裕能出廩藏以惠其鄉公請官之以示風勸纖悉條
畫蓋不可勝紀是歲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
之澤與天無極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饒州明年進

龍圖閣因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
察其情可宥悉以次末減時方小旱因決而雨信人
相謂曰此提刑雨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運司
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與國軍之瑞慶宮官吏急
於奉承徃徃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寧與興國之通
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鬪驩然至有殺人縱火者
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而道流嗷訟弗已朝廷爲
下鄰路屬公予決公具論本宮豪奪爲非是且曰令
既還民矣復奪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
所挾而至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四
利害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
十四年起爲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監等錢爲緡
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延平諸郡
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及民病少紓公
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日曠官既棘猶自力
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爲心力行好事勿爲刻薄壞
吾家法卒之夕實十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十七年某月某日寔于餘杭縣金車山之
原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以

春秋薦漕舉今爲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女迪功
郎李仁用王仍其壻也孫爰將仕郎公事親孝居喪
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壯老怡怡猶一日平生刻厲
清白毫髮不可汙冲澹寡欲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
嗜殺嘗歆刊石以戒後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
謂士大夫持論當近厚爲政當及物以位爲樂不足
言矣故歷官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
尤劇平居不事小察而虛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
家汪氏子遭奢裂以死莫如主名有親屬來愬于庭
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吏民駭

嘆稱爲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外之學亦研
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之行事可紀者尚
多顧非大體所繫予嘗以出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爲
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亨祿腴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公在
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染開禧之
汙濁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乎交驚之
簪橐之幾何復自詭於麾符其奉已也冰

雪凜其潔物也春噓而雨濡卒稅駕於九原
白首平昭軍故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乎

世有以知吾之非諛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外官
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法卒如公
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胃者彬彬中外至不
可勝數若故邵武太守趙侯時通者亦其人也侯字
宜伯系出秦魏王魯王父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顏
秉義卽贈朝請大夫考僚夫朝請卽知廣安軍贈正
奉大夫妣碩人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
取應授承節卽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

瞻軍庫潭州南嶽廟黃州酒蘄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即知臨安府餘杭丞裨贊縣政榮華有
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爲江左最劇邑賦繁
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養事增學廩廣
弟子員北門橋路圯惡爲攻石甃治以便行者新傾
蓋亭以埃大賓客邑人紀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
人亦有出力推轂者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
料院以歸至官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
務公從容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譖爲吳公獵薛公
似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幣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使與
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獨重不猶
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竊窺其上以爲
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如侯言後尹趙公師
罷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悉錮之外寨侯又謂民愚
無知情可憫手疏二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
販鬻魚蝦菜果諸物不過營求龠合邏卒利其獲亡
多寡輒指爲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臯而責之賞非所
以矜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爲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賴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藉鹽以

自活今犯至銖兩輒拘縻之非是請釋其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多媚忌以侯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蒔花藝木以賦咏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帑物銖毫無妄取旁郡交餽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陞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信戎以毋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次第舉行

慮民之餽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于郡之正寢年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穎茂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終天悲歲時展省塋壠裝回弗忍去正奉公歿所當得資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遜亡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壻李氏時得奩田二頃其後歷官久卒無

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一月甲申葬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趙侯
艱歎平實天府半言而解繫者百數樵川三月
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曾未究其什一
黎仙之陽厥壤惟吉我為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予故人徐君濟叔以沿江制置司
機宜又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贈光祿大

夫學大考也微歎閣直學士贈少師嘉大考也
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忠考也妣曰楊氏通
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
龍采執徐君策名之歲也嚴州建德簿池州銅陵丞
又及君德之龍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
山安撫司機宜文字辟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
之所歷也階止朝散即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
知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卿貴
先辛卿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某為
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翳抑抑偃王服仁行義太末
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于衢犖犖亞師
沈雄而毅抗節昕庭狡虜奪氣肆其嗣人克世
厥家維濟叔君易直以蘇爲薄若丞敏以就事
振饑于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
匪良俗嘖以呻予忝麾符君綰銅墨戮力一心
卸彼鞞阨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
其馨蠶茲群克來自荒裔霧毒風腥跳梁莫制
瑣瑣蝦蛭敢爲鯢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予寔
何能賴衆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既事之平

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寶蓋之山法石
之浦嚴嚴新營聚厥墟虎君於是邑勛于百爲
民既小瘳而疾乘之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復
畱之以訖三載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奔
婆娑其間婉婉幙謀于洪于鄂閩制兵籌是咨
是度迺侍糗糧迺肄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狙
囊無留錢楮弗再襲萋柳之行人爲掩泣龍丘
之原寔曰西金琢石鏡辭用詔來今

之取民曰曰金

之取民曰曰金

之取民曰曰金

之取民曰曰金

之取民曰曰金

之取民曰曰金

之取民曰曰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